

經部

葉氏春秋傳卷四

宋 葉夢得 撰

桓公二

螽

記災也凡螽與雩同書以時書者皆志秋以月書者皆志八月九月十月害稼也書以時者其災長書以月者其災短以其十二月書者失蟄也

冬州公如曹

州公寰内諸侯王之上大夫也天子三公曰公嘗為公而食其邑者亦曰公州公嘗為公而食其邑者也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貳君也外此則無貳君乎過我也為天子之公而外交於諸侯以為無君則可矣是以因其過我而一正之也

六年春正月寔來

寔王之中士也來來朝也何以不書朝不正其得外

交故不書朝與祭伯之辭一施之也葉子曰三傳皆以是為簡州公之辭夫州公既冬過我則來矣何至春而始書乎或曰州公以冬過我以春來朝若是則當如晉侯侵曹晉侯伐衛異事而複重不可以蒙上文如劉夏石尚以上士三命書名氏王人以下士一命略名氏則中士再命書名而不氏固其所也諸侯再命之大夫如無駭挾以卒見柔以伐見溺以會見吳札秦術楚椒以聘見鄭宛莒慶以其事見春秋之

通例也何獨至於王士而疑之乎

夏四月公會紀侯于成秋八月壬午大閲

大閲者何冬習武事之名也何以書冬事而夏舉之不時也且畏鄭云何以不書田其所志者習武事也

蔡人殺陳佗

稱人以殺討罪之辭也臣弑君在官者殺無赦以為國人則皆得討之矣佗陳賊也蔡人何以亦得殺春秋之義也惡加於君親者天下之所共絶不必國人

而後行之也故蔡殺陳佗得書楚殺夏徵舒得書踰年之君稱爵佗立踰年矣何以不稱爵不成其為君也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舍未踰年之君也而成之為君不成其為君然後佗可得與其殺成其為君然後商人可得正其弒

九月丁夘子同生

同莊公之名也嫡長也禮世子生接以大牢卜士負之士妻食之三月夫人以見於阼階而君親名之以

告於太宰書而藏曰某年某月某日某生非世子皆降一等見於外寢而名以有司所以正嫡也舉之以禮則書不以禮則不書所以重嫡也不曰世子未誓於天子也

冬紀侯來朝

七年春二月己亥焚咸丘

咸丘内邑也古者以季春出火季秋納火有田事則焚萊凡國失火野焚萊則有刑罰二月建丑之月也

火未出而出曰焚咸丘火失其禁而遂以害其邑也其失火鮲其焚萊鮲災先言所而後言所災天火也見其火而已焚先言焚而後言所焚人火也有焚之者也葉子曰廐焚孔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鄉人為火來者拜之以為相弔之道焉咸丘焚固春秋之所重也

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

穀伯鄧侯失地之君也諸侯失地以奔來者書以奔

以朝來者書以朝失地則何以能朝猶不失其為君者也古者謂是為寄公或曰寓公寓公諸侯分地處之而不臣為其所寓君服齊衰三月何以名内有君也何以再書來朝殊見也

八年春正月己卯烝

烝夏之冬祭也宗廟四時之祭春曰祠夏曰禴秋曰嘗冬曰烝建子烝節矣何以書為桓公也桓棄父之命簒兄之位盖無辭以見宗廟既取郜鼎納太廟矣

復以五月烝踰冬而廢祠八月嘗先秋而廢禴是豈以祭祀為嚴哉其意若曰吾釋其薄而用其厚祖考其說乎君子是以為誣雖祭而時猶不敬焉曰求豐而已矣葉子曰禴祠烝嘗于公先王周人之詩也周之先祖所以事其先公先王者雖亦以是四名不曰吉蠲為饎是用孝享者乎祭莫厚於烝嘗莫薄於祠禴先王因其時而並脩之未之有擇也豈必其厚者以為孝哉而桓公之祭見烝而廢祠見嘗而廢禴曰

吾惟享而已矣豈其先祖所謂吉蠲者哉故烝而又烝君子察其重者而著焉易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桓公無以受其福矣

天王使家父來聘

家父王之下大夫也

夏五月丁丑烝秋伐邾

不言主帥内之微者也

冬十月雨雪

雨雪不志此何以志建酉之月也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祭公寰内諸侯王之上大夫也來來朝也祭公則何以來朝于我天子使我主紀婚祭公逆王后過我而朝也天子逆后以卿而公臨之祭公逆后固非矣内諸侯不外交祭公來朝於我亦非也故祭伯書來寔書來祭公書來逆王后則何以言遂祭公受命往逆后過我朝而後王亦非也故以繼事之辭書焉遂繼

事也齊伐楚侵蔡而後伐可侵蔡所以伐楚也祭公逆后朝我而後逆不可朝我非以逆后也

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

稱王后矣何以復曰季姜父母之辭也王者無外命之斯成后矣故逆曰王后未廟見父母未敢成之為后雖貴以配天子猶曰吾季姜云爾故歸仍稱季姜京師衆大之辭也京大也師衆也不敢斥天子之名曰是天下莫衆且大焉者也

夏四月秋七月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

曹伯何以使世子來朝攝也禮諸侯之嫡子誓於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朝天子之節也朝天子有時有故不能朝則攝諸侯無相朝之道射姑而攝朝是仇天子之禮於諸侯也

十年春王正月庚申曹伯終生卒夏五月葬曹桓公秋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

桃丘衛地也會兩相期也晉納捷菑而中巳曰弗克納弗彼可得而我不欲之辭也宣公葬敬嬴而雨曰不克葬不我欲之而彼不得之辭也衛與我期外我而不至我為恥矣故書弗遇若我不欲見然敎恥也沙隨之會晉以僑如愬拒公而不見非我所恥矣故書不見公正彼之不見不恥也

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

內言戰敗之辭也何以不曰及齊侯衛侯鄭伯戰于

郎外為志也魯以周班後鄭而鄭來伐然命魯者實齊也齊於是不能正又為之出兵而衛亦佐焉二國之罪有大於鄭者故不以鄭主兵而變其文曰來來聘來盟來歸來奔可矣未有戰而可來者是以君子之惡戰也

十有一年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

三國何以稱人大夫貶而人者也大夫則何以貶正大夫之始盟也大夫交政於中國自是其强矣故於

始焉一貶之葉子曰惡曹之盟三傳皆不著其事而先儒有為貶大夫之始盟者吾何以信其言哉前乎此有以諸侯而盟者矣未有大夫而盟者也後乎此有以大夫而盟者矣未有人而盟者也人而盟惟此與鹿上兩見爾鹿上執宋公而貶諸侯者也春秋謹名惟稱人為多義各主其事以别之微者稱人與衆稱人貶諸侯及大夫稱人此其大法也微者之盟不志既不得目微者以為衆則不可貶諸侯則無事非

大夫而誰歟大夫之同盟衆矣其皆稱人者惟清丘一見左氏以為貶晉原縠宋華椒衛孔達然則惡曹清丘其罪同春秋固正其法而一施之者也是以雞澤書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君命之也溴梁書大夫盟君在而大夫自為盟也各原其事而為之辭矣則大夫之盟始於此宜於是焉而正之也故曰大夫之盟始惡曹大夫之會始北杏大夫之同盟始清丘皆貶而稱人是春秋之旨也

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秋七月葬鄭莊公九月宋人

執鄭祭仲

祭仲鄭大夫之嘗入為王卿士而復其國者也拘而

討罪曰執以伯討者稱君不以伯討者稱人以行人

執者稱行人不以行人執者不稱行人祭仲非行人

也鄭忽立宋莊公欲私其出突執仲使廢忽而立突

不得為伯討也故以人執為人臣而專廢置君祭仲

何以不貶言突歸於鄭則仲之惡不待貶絕而自見

也葉子曰吾何以知仲嘗入為王卿士歟古者諸侯無四命之大夫惟王大夫四命以字見春秋諸侯大夫以字見經者三宋孔父二王之後得備官也魯夷伯陳原仲死而君不名之也非備官而生見字惟鄭祭仲陳女叔爾蓋天子之命官初不別内外惟賢而有功德者則為之故諸侯而入為王卿士者鄭武公父子為司徒是也諸侯大夫入為卿士雖不著於經而可以類見鄭武公以伯為司徒其適周則復國而

辛固當仍書鄭伯乃大夫則有加命矣是不得不與王大夫同書字也

突歸于鄭

歸易辭也突鄭莊公之庶子自宋入而取國挈乎祭仲而易也不繫鄭不與其得鄭也凡諸侯及大夫去國歸以其道而順者曰歸雖非其道而無難之者亦曰歸歸順辭也亦易辭也歸非其道而逆者曰入雖以道而有難之者亦曰入入逆辭也亦難辭也

鄭忽出奔衛

諸侯失國曰出奔大夫失位曰出奔諸侯有國而國人所尊者也大夫有位而國人所禮者也諸侯不能有其國棄其宗廟社稷而至於出不見尊於國人去之不以道而至於奔其亦不足以君矣故雖有迫逐之者未必皆其罪而與大夫之辭一施之所以重君也此鄭伯也何以不言爵未踰年也未踰年則何以不稱子不周乎喪也何以名別二君也葉子曰諸侯

在喪之稱吾既言之矣一年不可以二君故未踰年之君未葬皆不以爵見内稱子其子般子野卒外稱子宋襄公以宋子會于葵丘陳懷公以陳子會于召陵是也未踰年雖既葬内亦稱子不名子赤卒稱子卒外亦稱子衛成公以衛子會盟于洮是也曠年不可以無君故踰年之君既葬稱爵鄭厲公以鄭伯會武父是也雖未葬亦稱爵衛惠公以衛侯會諸侯及魯戰宋共公以宋公會諸侯伐鄭是也未踰年而有事

於諸侯不周乎喪而用吉禮則稱爵以見貶齊頃公以齊侯使國佐來聘鄭悼公以鄭伯伐許邾隱公以邾子盟于拔是也未踰年見廹逐不周乎喪而出奔則奪其子以見貶鄭忽出奔衛是也踰年見廹逐不周乎喪而出奔則奪其爵以見貶曹羈出奔陳莒展輿出奔吳是也聘伐盟會雖有貳事猶云可也故如其意書爵以著其實而已三年之喪人子所以盡其受於其父母者也去而之他彼受於其父者且不得

有何有於哭泣之哀祭祀之思乎故子而不能子則奪其子君而不能君則奪其爵春秋之義也至於名則凡出奔者皆書焉蓋廹逐者必有與之爭國者也內亦一君也外亦一君也不名則無以為辨故國滅而奔不名譚子奔莒弦子奔黃溫子奔衛是也奔雖有君不自居而攝亦不名衛侯出奔楚是也皆內無君者也然則名固所以别二君也而先儒乃謂諸侯不生名失地滅同姓則名之殆見其文而不知其說

也夫失地詭以出奔著其罪矣而且名焉是一罪而再貶非春秋之法記禮者之失也

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

柔吾大夫之再命者也蔡叔蔡侯之弟也叔字也蔡叔何以得字賢之也葉子曰吾何以知蔡叔之為賢歟凡諸侯兄弟尊之則稱公子故大夫三命以氏見公子之尊視大夫亦三命而後氏也親之則稱兄弟故或奔亡而責以恩或盟聘而譏以私則稱兄弟也

其不以公子兄弟見者惟許叔紀季蔡季與此而四
爾四人之事雖不盡見於傳以紀季許叔之事推之
則非賢無以得字也蔡季為國逆而國人嘉之雖未
嘗為君然雍容進退於封人之際如何休所言是亦
賢也蔡叔以類考其必有取於春秋者歟諸侯大夫
會盟非其君命未嘗不見貶溴梁書大夫盟是也其
不見貶者皆受之於君也此為封人之會方是時封
人無以君其國雖蔡季且避其害而出奔而蔡叔乃

能將君命以會諸侯自是訖獻舞敗于荆諸侯無加兵於蔡者十六年意者蔡叔之為政或有以為之圖而傳失之歟

公會宋公于夫鍾冬十有二月公會宋公于闞

十有二年春正月夏六月壬寅公會杞侯莒子盟于曲池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丘

燕南燕也人微者也

八月壬辰陳侯躍卒公會宋公于虛冬十有一月公會

宋公于龜

公始以柔會宋未幾復自會于夫鍾于闞于穀丘夫鍾郕地闞魯地穀丘宋地也公之求于宋亟矣及是復會于虛于龜虛龜皆宋地而公即之公之求于宋益亟矣蓋自隱以來我之相與為厚薄者惟宋與鄭黨鄭則伐宋善宋則伐鄭至郎之戰懼鄭之謀已故亟於求宋宋得其情而虛龜之會遂辭平公無望於宋矣則反而求鄭以為武父之盟而成伐宋之役明

年再會又明年復會其求於鄭者亦如是其亟鄭適有突之亂知其不足恃乃復從宋而伐之孰有立國如是而可久者乎暴戾則無親失道則寡援君子是以知桓之不終也葉子曰是在周易所謂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者歟孔子傳之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

春無冰

記異也不書日冡上文水以孟冬始氷仲冬壯季冬

盛二之日鑿氷沖沖壯也凡書以時者志春書以月者志正月二月春包三月也時不志冬始氷則或未氷也春不志三月以解凍則不氷也

夏五

不書月闕也經成而後亡也

鄭伯使其弟語來盟秋八月壬申御廩災

御廩藉田之所藏也古者奉天地宗廟天子親耕千畝諸侯百畝以供粢盛廩於藉之東南鍾而藏之大

祭祀則廩人供焉御廩災書重神事也凡天火曰災

人火曰火

乙亥嘗

不書月蒙上文嘗秋事建未之月嘗失時也

冬十有二月丁巳齊侯禄父卒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

陳人伐鄭

伐何以言以已不能敵而假人以為用也伐者討罪

之辭也伐不服必至於戰戰伐自諸侯出固罪矣況

假人乎諸侯有不協上請於天子則有天子之師下請於方伯則有方伯之師正也德不足服於人而以人義不可服於人而為人所以是謂以私濟私皆失政也四國何以皆稱人微者也時齊侯卒矣而未葬齊非君則三國亦非君也宋公何以稱人貶也殘人之宗廟以大宫之椽為盧門之椽君子以為與吴入郢者何擇故吴子與國宋公稱人其罪一也葉子曰魯有齊怨而以楚師先書公子遂乞師於楚而魯之

師無見焉已不能敵人也蔡有楚怨而以吳子後書吳入郢而蔡之入無聞焉假人以為用也此春秋之義也

十有五年春二月天王使家父來求車

求取不足於人也天子有賜無求諸侯有貢無與古者邦國九貢車有器貢用有貨貢諸侯不貢而伐之正也不能伐之又從而求焉器不足而求車用不足而求金以是居人上非所以王天下也

三月乙未天王崩夏四月己巳葬齊僖公五月鄭伯突出奔蔡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忽何以稱世子言子則喪已除言爵則雖踰年而不居位與之以君存之稱所以别于突而明正也何以言復歸凡諸侯出奔言復歸諸侯世國者也雖失位而不可絶歸則復矣大夫出奔言歸大夫不世官者也去位則絶矣故諸侯無歸大夫無復歸諸侯而言歸者與其復而奪之也衛侯鄭歸于衛是也大夫而

言復歸者有挾而復不正其歸也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是也葉子曰世子君在之稱也春秋有君薨而稱世子者三鄭世子忽正其為世也衛世子蒯聵辨其當世也蔡世子有與其能世也天下莫大於名分事在名則正名以定其實事不在名則假名以正其實春秋之義也

許叔入于許

許叔許男之弟也叔字也許叔何以得字賢之也鄭

莊公入許奉許叔居東偏以其大夫公孫獲居西偏鄭亂許叔乘之以復其國幽之盟許男遂見焉許君失之許叔復之君子以是為賢也何以不言許男得國而未君也蔡侯盧陳侯吴得稱爵王命復之則君也許叔未受命可以復許未可以君許必君命而後得爵也何以言入難也國已分矣乘人之亂而幸得焉其復之道為難也

公會齊侯于艾邾人牟人葛人來朝

累數旅見也滕薛以兩國旅見累數之則貶矣邾牟葛以三國旅見且桓公非所朝也累數不足見貶故皆人之

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

櫟鄭邑也何以不言入鄭未得鄭也何以不言歸難也突之奔蔡欲殺祭仲而不果及是祭仲之援絶矣其歸之道為難也諸侯雖入其封内而未得國則不名未正其為君也衛侯入於夷儀是也突何以名疾

之也非諸侯之所納非國人之所逆因櫟人殺其大夫檀伯而竊居之以是而求復國雖曰盜可也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袲伐鄭

袲宋地也此伐忽以納突也突入櫟而未得鄭諸侯會而納焉會而伐不言地此何以地疑也忽正而突不正故諸侯以為疑先會於袲而後伐之非會伐也疑而相與謀也卒弗克納而還則亦不果於納也

十有六年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夏四月公

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

此復以納突也宋前以突背已會齊蔡衛侯四國之師以伐之雖殘其宗廟而不以為過不五月突奔而忽歸乃復合衛陳蔡三國之君而納突此宋公馮之所為也馮前黨於衛州吁而伐鄭今復黨於突而逐忽三國亦靡然從之而不敢違莫惡於弒而馮與黨莫悖於弒而馮與納此亦不待貶絕而罪自見也葉子曰鄭忽自是不復見矣忽弒與子亹子儀之弒終

於突復立皆不見於經而出其東門國風獨著之或者以為春秋有所絶而不書非也春秋據魯史鄭亂不以告則魯不得書於策魯史所無有則春秋安得而見哉春秋因人以見法不求備於史而著其人故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而左氏間見經所無之事者非魯史也蓋參取他國之史而傳之學者不悟因謂春秋有所擇焉而妄為之說者左氏誤之也

秋七月公至自伐鄭冬城向

不時也

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

十有七年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黄二月丙午公會邾儀父盟于趡夏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

蔡季蔡侯之弟也季字也蔡季何以得字賢之也蔡封人卒蔡人名季於陳陳人歸之蔡人嘉之君子以是為賢也凡外有奉曰自某歸于某葉子曰吾何以

知蔡季之為賢歟春秋大夫言自而歸者二宋華元自晉歸于宋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是也公子言自而歸者二陳侯之弟黄自楚歸于陳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是也然其先必見奔故華元書出奔孫林父書出奔黄書出奔比書出奔惟蔡季見歸不見奔夫奔之為言惡也皆非以道去其國者魯公子友書季子來歸而不見奔魯公子之奔未有不書於策者也盖以非其罪有不得已而出故君子特變其文曰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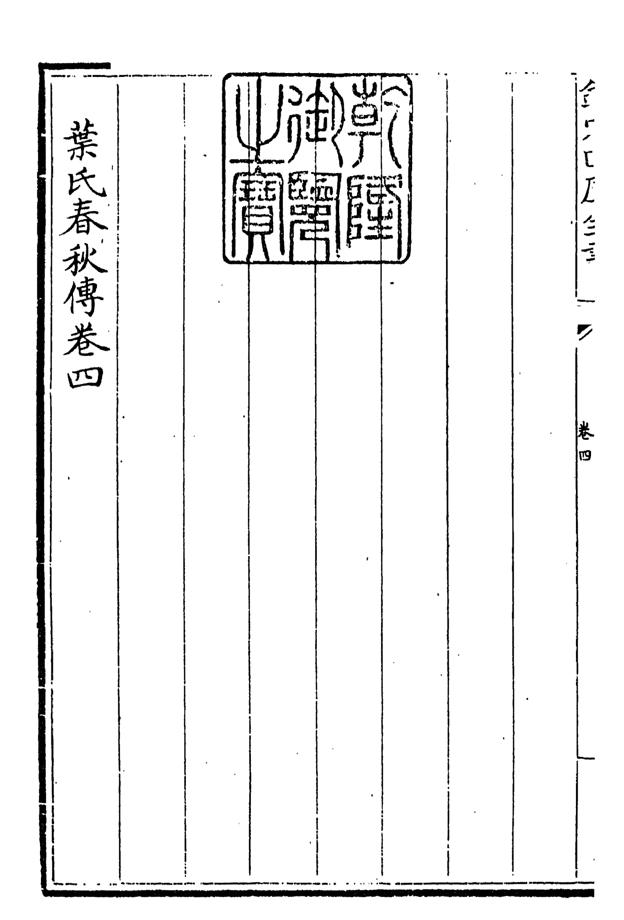
子來歸志魯人之喜也蔡季處於封人獻舞之間亦難乎其免矣公子無去國之道而出不言奔其還則蔡人名之進退必有類於魯友歟何休以季為封人之弟封人無子而季當立封人欲立獻舞疾害季季避之陳返而奔其喪思慕三年無怨心其言略與左氏合雖無所經見而有近乎春秋也

癸巳葬蔡桓侯

桓侯何以不稱公罪臣子也葬者臣子之終事疾其

君不以主人之辭稱焉君子以為不臣也葉子曰五等諸侯臣子皆得稱公吾固言之矣古者大夫卒將葬必請其易名者於君而後君誄之諸侯卒將葬必請其易名者於王而後王誄之周道也王誄而賜之謚則各以其爵而臣子必加之於所稱以示其尊焉主人之辭也然春秋之世有君失其君而不得稱者齊商人弑舍公子元不順其正終不曰公曰夫巳氏此周之末造也桓侯封人也有季之賢而不能立乃

以與獻舞或者蔡人以是罪之歟乃衛人不君宣公而刺之以籧篨戚施鄭人不君昭公而刺之以狡童君子不以為甚而載之國風以國人刺之風其上則可以臣子貶之奪其君則不可春秋所以不懲不恪也古之人蓋有知其說者而不能盡或者乃反以為與其正是未知諸侯得稱公之義也



葉氏春秋傳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葉氏春秋傳卷五至八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徐如澍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原任典簿臣郭祚熾

謄録舉人臣查浩

葉氏春秋傳卷五

宋 葉夢得 撰

桓公三

及宋人衛人伐邾

及不言主帥内之微者也猶曰及江人黄人伐陳爾然則非公歟非也公可及人以盟不可及人以伐盟君事伐臣與將焉也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于濼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

濼齊地也會齊侯夫人之意也不書以齊侯為主也於是書與夫人遂如齊焉與猶許也必有先之而後與之遂繼事也見濼會之在是行也夫人不婦而後欲為會强公以適齊公不夫而後不能制夫人與之如齊以成其意故不言及言與以繼事之辭見也

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

公薨内言寢言臺下言楚宫所以正終也有不言者焉隱書壬辰公薨閔書辛丑公薨用以見其弒也諸侯薨于國外地春秋之常也桓公薨于齊齊侯實殺之以夫人為與則春秋舉重宜必以夫人首惡然正地於齊曰薨於齊而無異文則夫人非與聞乎弒也齊人殺之而已故以諸侯薨於國外之辭一施之葉子曰吾何知夫人之不與聞乎弒歟夫弒臣子之辭

也不可施之於齊夫人之初譖桓公以告齊侯爾以桓公為不能制夫人使極其惡無所忌憚而反譖之可也然何意於桓公而遂欲殺之歟則公子彭生之事謂夫人為與謀不可也弑大惡也春秋正名定罪不以疑用法公子彭生之事既不得以夫人為與聞則可言齊侯殺桓公不可言夫人弑桓公雖欲加之辭有不能焉如是而後魯臣子之責與夫人之罪可言矣

丁酉公之喪至自齊

公薨于齊非正也故辭閒容緩之之緩辭也不與其正之辭也

秋七月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

外葬以往會為辭故曰葬某公內葬以來會為辭故曰葬我君桓公桓何以得葬葉子曰桓公之葬不葬在法之為弒不弒學者皆臆以桓為弒吾不知其罪在齊侯歟夫人歟而公羊曰賊未討何以書葬讎在

外也讎在外則何以書葬君子辭也穀梁曰君弑賊不討不書葬此其言葬何也不責踰國而討于是也二氏皆以為讎在外不責踰國而討則以齊侯言之也夫齊侯安得為弑哉當討不討義也能討不討力也使齊侯不為弑則春秋雖欲責之討固不可若誠為弑莊公雖不能討桓公固不害不葬以正其義乃以踰國不盡其責而為之辭則何以為春秋春秋有復讎有討弑言讎則不為弑言弑則不為讎二名不可

以相亂弑則凡國之在官者皆得以殺之而君父之讎不共戴天有遠之以使避無責之以必討曰殺之者無罪云爾桓公之死則由夫人桓公之弑則非夫人夫人之惡固不可容於魯然於莊公則猶母也既不可伸父而屈母又不可念母而忘父為莊公與魯之臣子者則如之何正齊侯之罪而告於王曰請以諸侯之師討焉暴內陵外則壇之先王之刑也而莊公不能乃歸獄於彭生而請於齊齊人於是殺彭生

則於桓公之讎亦有辭矣而夫人所以滅天理而亂人倫者其責猶在固不害桓公之葬也二氏不知齊為已殺彭生故亂讐弑之名而不能辨併君子而誣之烏在其為言春秋哉

莊公一

元年春王正月

不書即位繼故也繼故不書即位有不忍於先君也

凡死不以其正者皆曰故

三月夫人孫于齊

孫内辭也内不言奔若曰不有其位而自去云爾何以不言姜氏貶也桓公之死魯人既已伸於彭生矣其所以死則夫人與有罪焉者魯人未之釋也夫人於是走之齊亂兄弟之倫而絶於人滅夫婦之義而絶於天春秋於是焉而正之也葉子曰有春秋之教有春秋之法法者行之其人教者施之後世不以法廢教曰夫人矣則不可謂之奔故言孫不以教廢法

則夫人之罪不可容于魯不得書其名故不書氏

夏單伯逆王姬

單伯逆王姬左氏以為送公羊穀梁以為逆當從二氏單伯吾附庸之君也古者上公皆有孤一人以其附庸之君為之四命執皮帛眡小國之君與王之大夫等皆以字見單國也伯字也故宋有蕭叔魯有單伯然則魯何以得有孤魯侯之賜也葉子曰吾何以知單伯之為魯臣歟凡王臣交於諸侯他國不言使

劉夏逆王后于齊是也來我必言使天王使凡伯來聘是也是所以辨内外也單伯果送王姬則何以不言使乎然則天子嫁女使諸侯同姓者主之常事也魯諸公之主王姬者必有矣其不每見於經以為常事則不書也有以主之必有以逆之則單伯何以特書乎莊公在喪且與讎人通婚姻非道也莊公不得主則單伯不得逆若為王臣送女而得禮則春秋不書矣吾以是知單伯之非王臣也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

外國外也主王姬者必自公門出於廟則尊於寢則嫌於羣公子之舍則已卑必為之築館禮也然先君死於齊而喪未除以仇讎則不可接婚姻以衰麻則不可服弁冕魯可以辭矣不能辭而築館于外知其不可而為之者也

冬十月乙亥陳侯林卒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榮叔王之下大夫也禮諸侯即位三年喪畢以士服

朝天子錫之韍冕圭璧然後歸以臨其民謂之受命未冠未能朝或有故不能朝則天子遣大夫即其國而錫之謂之錫命受命常事不書錫命非常事書桓已葬而錫命則桓未嘗朝不受命而追錫之也王者繼天而能賞罰者也王失其賞罰則不足以繼天王矣故王去天葉子曰諸侯之所聽者王也諸侯不能正則去王王之所聽者天也王而不能天則去天古之誄天子必於郊為其有善非臣子所能襃也則

其貶也夫誰敢當之其亦必天乎去天所以示為天之所絶也用是見有不能於天而天絶之者雖天子亦不得免也

王姬歸于齊

自我主之故自我歸之

齊師遷紀郱鄑郚

移其人民墟其城郭謂之遷郱鄑郚者何紀之三邑也遷邑不書此何以書蓋紀自是亡矣為紀侯言也

凡自遷者已欲也故書曰某遷於某人遷之者非已欲也故書曰某人遷某某師遷某以人遷者驅之以師遷者脅之凡遷之志皆惡也

二年春王二月葬陳莊公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

於餘丘國也公子慶父吾大夫之三命者也

秋七月齊王姬卒

外夫人不卒此何以卒以我為之主而喪之也葉子曰是禮所謂由魯嫁故莊公為之服大功之服歟王

姬無服為其嘗為主故視姑姊妹而服大功則魯前主王姬者未之服矣王臣以我主猶為之服豈我主王姬而反不服之乎此變之正也或曰是禮廢而莊公能舉之也

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

禚齊地也諸侯為會而僭天子且不可況夫人為會而亂諸侯乎會非夫人之禮會齊侯於罪之中又有罪也前書公與夫人如齊不告至而見孫與喪俱至

也今書孫于齊不告至而見會不敢告至也蓋夫人無辭以見其宗廟矣於是乎廢之用是見春秋有不告至而不書者當告而不告其罪息不敢告而不告其罪誣各於所不告觀之則著矣葉子曰是詩所謂不能防閑其母者敝魯之事君子所難言而春秋之法不可以不正故詩國風十有五而魯不與非無詩不可道也然敝笱猗嗟之詩附于齊蓋魯不可道猶將以齊見焉是以桓書遂與夫人如齊則敝笱所刺

者是已莊書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則猗嗟所刺者
是已詩言其情春秋著其法言其情者曲而顯著其
法者盡而深

乙酉宋公馮卒

三年春王正月溺會齊師伐衛

溺吾大夫之再命者也

夏四月葬宋莊公五月葬桓王

內葬曰葬我君某公為我書也葬天子曰葬某王辭

無加焉為天下書也

秋紀季以酅入于齊

紀季紀侯之弟也酅紀季之邑也何以稱字賢也齊取邢鄑郚則紀不可立矣紀侯將大去其國則是無紀也紀紀季告於紀侯以其邑入齊為附庸以後五廟及其姑姊妹則紀可以不亡矣此紀季所以為賢也以紀季為權於義則可以紀季為順於道則不可故書入逆辭也葉子曰吾何以知紀季告於紀侯而後

入齊鄫邿快以漆閭丘來奔春秋書以叛使紀季而
不告於紀侯雖以存紀與邿快何異夫惟紀季入齊
而後紀侯可以去其國則紀季不失其為仁紀侯不失
其為義昔者紂將亡微子告於父師曰今殷其淪喪
今爾無指告于顛隮若之何其父師曰商其淪喪我
罔為臣僕詔王子出廸人自獻于先王微子於是抱
祭器去之周武王封於宋以立商後微子與比干並
稱仁比干以罔為臣僕而死紀侯以罔為臣僕而去

君子以紀侯似比干以紀季似微子是以紀季特書入紀侯特書去皆不以爲奔焉此君子之善善以別嫌明微者也

冬公次于滑

次兵止不進也有師次有公次何以或言師次或言公次君將不言師公次師亦在焉次非用師之道有伐而言次者有救而言次者有俟而言次者其出猶有名未有無事而言次君子以爲輕用其身而妄動

其衆故内外之辭一施之慮善以動動惟厥時商之所以興也

四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

諸侯相見於廟中則有饗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諸侯不以外相交則亦不以外相饗故諸侯無言享夫人而行之祝丘甚矣禚齊地言會則外為志焉祝丘魯地蓋齊侯來而我享之内為志也以禚視祝丘則地愈逼以會視享則禮愈厚蓋莊公不能制其母而後

夫人得以極其欲莊公亦已病矣

三月紀伯姬卒

内女書卒喪之也天子諸侯絰朞大夫絰緦天子女而適二王後諸侯女而適諸侯則為之服而喪之禮也喪之故卒之

夏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紀侯大去其國

大猶盡也盡無麥禾曰大無麥禾盡去其國曰大去其國齊將取紀紀侯義不下齊使紀季入齊以後紀

盡委衆而去之不殘其民不滅其國不辱其身君子以為輕其所爭守其所不爭則天下之爭奪可息故以紀侯一見之紀侯視天下猶紀也故不言出内不廹於國人故不言奔外不託於諸侯故不言其所往國雖去而猶存也故不言滅無君而莫之别也故不言名葉子曰國君死社稷大夫死衆士死制禮鄉禮也大夫去位止之曰奈何去宗廟也國君去國止之曰奈何去社稷也紀侯何以得去其國昔者孟子嘗

謂瞽瞍殺人而舜逃之海濱棄天下猶棄敝屣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其不得於瞽瞍視天下恱而歸已猶草芥也夫天下亦大矣而舜失之不為憂得之不為喜曰吾固有重於天下者云爾齊之欲紀自禄父以來謀之久矣紀侯以魯婚姻之國而求於魯於是為成之會而桓公無能為猶朝桓公以固好又薦女於天子季姜歸於京師紀可以少安矣而齊侯㫖莫之畏方取其三邑則齊非得紀終不已也天下有道

比小以事大天下無道衆暴寡强陵弱而天子不能討諸侯不能救紀侯獨奈何哉以為人也則力不能抗以為天也則非人所能為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紀侯不為也則曰是欲得者紀而已夫紀安足為我累絜其身而去之雖伯姬之喪且不顧紀侯蓋自是隱矣玆不亦訢然樂於海濵視天下猶敝屣者歟不可去者禮也可去而去者義也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推紀侯之義可使天下皆無

欲則雖無與為之主而亂無自而萌民使至於老死不相往來可也

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

紀巳亡矣伯姬何以得葬齊侯葬之以說紀也葬臣子之事也齊侯知取紀之為愧不知奪人之國身行其臣子之事為尤愧也君子於是著之焉葉子曰外夫人不葬然歟曰然謂諸侯之夫人也内女嫁為諸侯妻則書葬所以別内而示恩也然而鄫季姬不書

葬葢以貶子叔姬杞叔姬不書葬葢以出故紀伯姬叔姬宋共姬皆得葬公羊穀梁乃以為隱此三人而特書父母之於子兄弟之於姊妹一也豈有見其死無故則不隱之者乎此知外夫人之不葬而不知内女之有别也

秋七月冬公及齊人狩于禚

齊人者何齊侯也齊侯殺人之父而通其子莊公忘父之怨而與其讎人齊侯所以人公也主王姬天子

命之可也㑹于禚享于祝丘夫人為之可也狩於是則公無辭矣凡諸侯與公並見而人者公亦與人也

五年春王正月夏夫人姜氏如齊師

師不言如如如師者請師也必有事焉然後請之故鞏之役齊使國佐如師纔一見焉亦已希矣未有婦人而如師者也㑹于禚享祝丘固非矣然猶有以為禮也如師豈禮之謂乎國佐如師不地地於鞏也此前未有言如師者何以不言地所以為罪者不在地也

秋郳犂來來朝

郳邾之别國而未盛其國後為小邾者也犂來郳君之名附庸之君以字見犂來書名不滿三十里之國也

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伐衛者何納朔也何以不言納不與其納也朔雖宣姜生然諸侯不得再娶則朔不得為嫡子況殺二公子乎四國稱人微者乎非微者也左右公子立黔牟

而遂朔蓋必請之於天子矣故王人子突救黔牟逆王命而黨朔皆貶而人之者也

六年春王正月王人子突救衛

王人微者也子突字也五國黨朔而伐衛王不能正乃使子突救焉救非王之道然視不救猶愈矣故字子突一見正也葉子曰臣無褒貶其君之道王之善惡春秋不敢遽加也各因乎人以見之而已故苟有過也宰渠伯糾貶以名苟有善也王人子突褒以字

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

入逆辭也凡諸侯失國而歸皆書復歸宜其為君者也朔非王命則不宜君而其入為逆矣故雖位未絶而不書復不與其復也不曰自齊入於衛諸侯與有力也

秋公至自伐衛螟冬齊人來歸衛俘

衛俘公羊穀梁作衛寶左氏作衛俘當從左氏寶亦俘也古者天子分寶玉於同姓以展親分遠方之職

貢於異姓以昭德之致故同姓之國皆有寳齊以納
朔取衛寳以為賂欲分謗於我而我納焉我則過矣
而齊為首故正其名曰來歸郜鼎我志也則書取衛
俘齊志也則書歸葉子曰伐三艘而俘寳玉以湯則
可也齊安得取於衛勝商邦而班宗彝以武王則可
也齊安得歸於我

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
見夜中星隕如雨

記異也恒星經星也宜見而不見不宜隕而隕是異也日之食也非自食有食之者而不可知也故先言日而後言有食星之孛也初無是星也見其星而後知其孛也故先言有星而後言孛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其不見也非有蔽之者也其隕也非有墜之者也故直言不見與隕而不言有日中者一日之中夜中者一夜之中言晝夜者不以時義不在焉也如雨衆多如雨然

秋大水無麥苗

記災也秋夏之建午建未建申之月也麥成而稻苗大水則皆敗矣故曰無凡稻苗而後秀秀而後實

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

穀齊地也夫人與齊侯八年而五相求自始孫于齊見一貶其後不復貶惡惡不再貶也葉子曰吾讀載馳之詩始曰齊子發夕已而曰齊子豈弟是在禚祝丘之際猶可也繼曰齊子翺翔終之以齊子遊敖則

無復忌憚矣故如師又會防又會穀則所謂盛其車服疾驅於通道大都播其惡於萬民者也是詩與南山皆刺襄公而每以魯道有蕩齊子為言非惡於我與南山始惡之詩也故言大夫見其檄而去之載馳極其惡之辭也故言不可掩而播於萬民夫見惡於萬民則春秋如師之意防與穀之會又何責焉

八年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

師者何我師也何以不言將將卑師衆也陳人蔡人

陳蔡之微者也次何以言侯不正其以衆暴寡欲邀人而幸其捷也陳蔡出兵魯人以師邀諸塗設伏以覆之鄉據險以掩之鄉王者之兵貴正不貴奇貴義不貴利不正勝猶譎也不義獲猶貪也葉子曰次非用師之道也有伐而言次者不怙其强退以待其成如齊侯之於楚書曰次于陘則伐之善者也有救而言次者形勢相持以為之援如叔孫豹之於晉書曰次于雍榆則救之善者也無事而次以侯人君子以

為譎與貪而已矣

甲午治兵

治兵者何秋習武事之名也何以書不時也古者以春蒐振旅而教其出以秋獮治兵而教其入而楚子玉治兵於睽則不必以獮凡師出則為之矣晉文公振旅凱以入則不必蒐凡師入則為之矣非禮也此郎之師俟陳人蔡人不至故假治兵以為之名將還以圍郕而以春興之也葉子曰禮内事用柔日外事

用剛日己卯烝乙亥嘗皆柔日也壬午大閲甲午治兵皆剛日也以為猶有先王之制焉故因其日之可見者而見之是謂君子懵而知其善成人之美不成其惡也

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

是遷而圍郕者也何以不言遂公遷之也郕文王之昭同姓也圍之則將取之矣勞民而動衆君子有不得已以師出為無名而遷以取人況同姓乎郕降于

齊師出無名遷無義曰寧降于齊師爾則義不足以服之也葉子曰吾何以知是為郎之師歟凡圍不言及及圍猶及戰也春秋之義以主戰者及戰者曰吾志乎為此戰云爾是果為齊志則言會不當言及今以我及非吾師遷而何穀梁不察乎此而歸惡於齊乃謂不使齊師加威於郕我伐同姓而盖齊以為辭固非矣公羊諱滅同姓而辟之是我實滅而嫁其惡於齊惡足為春秋乎

秋師還

師未言還者於是乎言還危之也還者返乎彼之辭也越三時而暴兵於外殆俟人而不至終圍人而不服以我為危不得返也君子以為郕之師幾鄭之師鄭使高克將兵於河上以禦狄陳其師旅翺翔而不召衆散而歸書曰鄭弃其師今郕降而師不還亦鄭而已矣然則善之乎亦善之也葉子曰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還之為言一也於晉聞齊

侯卒而還曰乃還見還之有所因也於魯圍郕不服而還曰師還見還之危不得返也故師出以善得還者二晉善也魯善之也是以君子必慎為兵左氏以是行為公將非也其亦不達稱師之義矣所貴乎還者以師也乃公不得乎郕而還則何善之云

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弑其君諸兒

九年春齊人殺無知公及齊大夫盟于旣

盟納子糾也公不及大夫何以言公及齊大夫盟以

公為義可以納子糾則不恥大夫得敵公也大夫何以不名畧之也何以畧之欲納子糾而後不能也葉子曰吾何以知公之義得以納子糾歟齊魯不共戴天之讎也使襄公在公且不可與共戴天況國亂而納其子乎春秋之義因人以立法不窮法以治其人人一人也罪一罪也一見貶則不復再貶矣莊公之罪在於子糾來奔之初凡諸侯及其大夫來奔於魯未有不書於策者而子糾之奔獨無見焉非以其讐

不當受故深絶之而不書歟則於是焉而正之者特以子糾小白之辨而已諸侯之嫡子君在稱世子君薨稱子某子糾得以君薨之辭見是世子也受人之世子國無君而不納則誰納歟故莊公之罪已定於受子糾則旣之盟不責其納子糾也

夏公伐齊納子糾

子糾穀梁作糾左氏公羊作子糾當從二氏凡春秋言納皆與其納也與其納則糾者子糾也

齊小白入于齊

入逆辭也以奪子糾之國而先之也小白何以氏齊齊未有君也葉子曰突歸于鄭不得氏鄭有忽在焉則鄭非突之所得有也赤歸于曹不得氏曹有羈在焉則曹非赤之所得有也襄公死而子糾在外齊雖非小白所得有齊未有君而小白入焉則小白亦固齊之君也然則齊陽生入於齊内既有荼則陽生安得亦氏齊乎陽生正荼不正也有陽生而後可以不

君荼子糾正而在外小白雖不正而齊無與爭君者正與不正於書入焉見之矣則小白所以氏齊者曰是齊之君而已

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

内未有言敗績者此何以言敗績恥不能納糾而自取敗也凡内職不言敗不使我受責而外得加乎我以殺恥君子辭也莊公之於糾既已忘父之讎而受

人之託矣大夫以春盟齊未有君可納而不納至夏師圍之遂使小白得以先入若知其不可爭而始保之糾猶未必死也不量力而再伐卒不能納徒以自喪其師恥孰甚焉非人之加乎君子雖欲使我不受責而無以為之辭故於是一見之也

葉氏春秋傳卷五

葉氏春秋傳卷六

宋 葉夢得 撰

莊公二

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

子糾在我者也齊人何以言取乘乾時之敗脅我而取之也孰取之齊侯也齊侯則何以言齊人貶也十室之邑可以逃難百室之邑可以隱死我以千乘之

國不能納子糾又使人得以取焉必有與之然後取之病在我也必有得之然後取之病在齊也既兩見之矣然實殺之者齊也故歸惡於齊而人齊侯焉葉子曰此子貢所謂桓公殺公子糾者歟凡義所得殺者殺在上齊人殺無知衛人殺州吁是也義所不得殺者殺在下蔡公孫姓以沈子嘉歸殺之楚子誘蔡侯般殺之是也

冬浚洙

洙魯水也浚深也內無以服齊而求深於洙以為守國之道則非也

十年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二月公侵宋三月宋人遷宿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丘秋九月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

荆楚也先曰荆後曰楚名從主人以國舉之外之也凡四裔君皆稱國臣皆稱人畧之也中國無王四裔交侵而楚始見焉楚大夫以椒來聘以屈完來盟則

得稱名

冬十月齊師滅譚譚子奔莒

諸侯擅征伐罪矣况滅國乎凡滅之志皆惡也諸侯奔皆名而書出滅國不名内無君也不言出無所出也葉子曰孟子言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滅國五十而天下大悅蓋内外亂鳥獸行則滅之先王之政也必武王而後可滅人必周公而後能滅人非武王周公而滅人之國

者交相滅之道也小白始圖霸而先滅譚又滅遂遂卒不服而齊人殲焉其亦異於天下大恱者矣而或者以為軍譚遂而不有諸侯稱寬焉者妄也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鄑秋宋大水

記災也凡外災異不書成周以王書宋以二王後書齊以大災書宋衛陳鄭以衆書陳以亡滅國書杞以二王後而不書以告而弔弔而合禮則書不以告或

告而不弔弔而不合禮則不書也葉子曰凶禮六弔禮以哀禍烖周公之政也而諸侯與有焉是謂周禮救患修睦之道也

冬王姬歸于齊

我主之也葉子曰同姓而主昏魯所宜為也何獨兩見於莊公蓋惟齊不可主昏惟莊公不可主齊昏非莊公而主齊非齊而我主之皆不書小事也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酅

叔姬紀季之妻也内女嫁為諸侯妻則書歸紀季之妻則何以得書歸非始歸也叔姬之歸紀季久矣非所當見則不書紀滅而紀季入于齊以叔姬託于我待其成國也而後復焉故以始嫁之辭書之成紀季之得後紀也葉子曰吾何以知叔姬之為紀季妻歟凡媵不書以叔姬為伯姬之媵待年而後歸則不得書且紀侯去伯姬卒雖媵何用歸將以紀侯而録之歟則春秋所以成紀者於紀季見之矣無所待於叔姬

也舍是而叔姬得歸鄫非紀季之妻而何然則叔姬
託於我何以不書非歸寧也則不可以書來非見出
也則不可以書來歸以為義無所用見則不書焉爾
夏四月秋八月甲午宋萬弑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
萬宋大夫之再命者也仇牧宋大夫之三命者也及
仇牧賢也蓋捷弑仇牧趣遇之門手劒而叱之萬遂
殺牧
冬十月宋萬出奔陳

十有三年春齊人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

齊人左氏公羊作齊侯穀梁作齊人當從穀梁四國何以皆稱人大夫而始為會與惡曹清丘之盟同罪者也葉子曰吾何以知齊侯之為齊人歟三家既不著其事考之於時則小白方圖霸而未成也當時諸侯雖未必全聽齊豈無一自至者而皆以微者會之哉以惡曹清丘之事推之則大夫為相好與共推小白爾夫圖霸亦大矣不能請之於王而大夫自相

為謀小白亦靡然受之大夫而不受之其君皆春秋之所宜治也是說也穀梁徼知之而不能盡故特以為舉衆之辭是葢不原其情而臆為之說者也

夏六月齊人滅遂秋七月冬公會齊侯盟于柯

十有四年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

三國皆微者歟非微者也非微者則何以書人正王道也小白之圖霸自此始矣是可以為王而不為王故於其始抑而人之所以示天下之無所用霸也業

子曰吾何以知伐宋之為正王道歟小白五霸之盛者也前乎此嘗以師次于郎以窺我矣已而復以師滅譚焉春秋皆以常法書之以為與凡諸侯者等也至北杏之會大夫將推之於是始與滅遂皆書人則以小白為可責矣故柯之會與公皆以爵見則諸侯亦將推之明年遂與兩國為此伐霸於是始焉由是伐郳伐鄭伐戎伐徐伐山戎伐英氏三十餘年皆書人終其世得以爵見者二十四以師見者三則稱人

豈皆儆者哉蓋春秋之作憫天下之無王也必有如湯文王者然後為吾之所貴若小白而少假之則天下皆趣於霸王道何由而興乎惟小白可望以為王則亦惟小白可責以為不王此於其伐每抑而人之所以著其法以責天下後世也故言管仲之功於春秋之時則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以兵車可以許其仁言小白之事於三王之道則管仲之功曾西且不肯為故曰五霸三王之罪人也孟子其知之矣

夏單伯會伐宋

單伯吾之孤也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言帥師將尊師衆也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伐沈不言帥師將尊師少也單伯何以不言帥師猶之得臣也何以再見後至也

秋七月荆入蔡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鄄

北杏之會齊人先宋人齊人主會也是會以單伯往會為辭而復以齊侯先宋公蓋宋始服於齊諸侯於

是相與推齊霸故明年再會鄄齊侯遂居宋公上矣葉子曰吾何以知是為諸侯之推齊霸歟此會鄄曰衛侯即朔也後會鄄曰鄭伯即突也朔自莊六年違王命而入衛不與諸侯通者九年突自莊四年與陳侯遇于垂不與諸侯通者十一年至是而皆來會非以小白浸强而得諸侯有不敢不至歟蓋於是為幽之同盟矣

十有五年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鄄夏夫人

姜氏如齊

夫人不得歸寧者也禮女嫁父母在歲一歸父母沒使人歸寧禄父沒矣夫人前與桓公如齊已而會于禚享于祝丘又至于如齊師是在襄公之世其惡爲甚矣然辭無所貶曰夫人姜氏焉所謂不待貶絶而自見者也今小白始霸而夫人復如齊小白安得受之歟古之善治其國者必先齊其家齊其家者必先正其身小白之正身齊家亦襄公而已故其刑能施

於哀姜而其禮不能正於文姜君子以是病小白是以與襄公之辭一施之

秋宋人齊人邾人伐郳

宋序齊上主兵也諸侯雖推先齊然小白之覇猶未受命于王故宋復以主兵居上

鄭人侵宋冬十月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秋荆伐鄭

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

子同盟于幽

前未有言同盟者此何以曰同盟以天子之同禮盟諸侯也何以沒公同非諸侯之所得為也諸侯之同盟者多矣何以於是獨沒公於其始焉一正之以小白為可責也古者諸侯以朝覲宗遇四時更朝於王常事也見於廟中而不盟以事來見非其節而會十有二年王不時巡而同非常事也見於國外築宮為壇祀方明而盟常事不盟無所事盟也非常事有盟

不協則和之也齊侯將帥諸侯以奬王室故假天子十有二年之禮而共受命焉齊侯於是始霸天子命之也然則春秋與之歟實與而文不與所以没公也以為齊侯欲以奬王室則可以諸侯共行天子之禮而聽於齊侯則不可公不可不可見則諸侯亦不可見矣葉子曰周衰諸侯不朝王久矣齊侯既圖霸將從之而不正歟則天下無時而有王也帥之以共朝王歟則諸侯未必皆能朝也伐之則不可勝伐然則為齊

侯者如之何曰天子固有不時廵而合諸侯者也吾請之王而設於此使諸侯如朝於方岳之下而莫不聽焉吾王庶幾其可尊矣是齊侯之志也吾何以知其然此始會也後十有二年而再會則天子殷國之節也豈齊侯之自為者哉及諸侯之從已者信然後以為吾非得已而不已者遂終其世而不復為則齊侯之志亦可見矣故晉文公會諸侯而召天子書曰天王狩於河陽以全天子之行齊侯假天子之禮而

與諸侯會曰齊會諸侯諸侯同盟于某而無異文特以沒公徵見之春秋與齊之實在是矣是以桓公有同盟文公無同盟孔子所以與桓公之正而不譎也自齊侯卒宋襄公一為會而不能終文公之後晉主中夏每襲其迹而竊用之天下卒莫從則僭而已矣其弊遂有大夫而為者豈春秋之意哉先儒乃謂同尊周同外楚夫盟則同矣何獨於是言之若曰姑以為言而後不能則與常盟何擇吾未知其說也

邾子克卒

克儀父之名也得以爵見進而成國矣北杏之會郎之伐邾人皆在焉或曰齊以是請於王而進之

十有七年春齊人執鄭詹

詹鄭大夫之再命者也稱人以執非伯討也詹未三命則非鄭之知政者也鄭伯與宋公會于鄄則同好矣未幾而鄭侵宋故宋復主兵而齊衛共伐之至同盟于幽而鄭服故以詹為說而執焉鄭非詹之所得任

則執之非其罪者也

夏齊人殲于遂

遂國也齊人衆辭也殲盡殺之也齊以強滅遂遂不畏其力能以亡國之餘而盡殺其衆非遂能殲齊齊自殲也葉子曰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齊小白之霸能率諸侯而九合不能服遂一國豈得之者不以心歟文王之造周曰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夫文王之所謂力

者非強服之也靈臺之詩曰經始勿亟庶民子來使有國而知此則天下之民皆襁負而至矣何待滅人之國而後為強乎故以遂一見法焉

秋鄭詹自齊逃來

苟以身免曰逃大夫以道為去就以義為死生詹雖無罪而齊何畏焉幸於全生而不以義去則亦苟免其身而已奔以適我為志故曰來奔逃以舍彼為志故曰逃來

冬多麋

記災也麋多則害稼冬稼成之時也螽螟害稼者也凡見則為災麋非害稼者也多而後為災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夏公追戎于濟西

濟西内地也前未有言戎伐我者何以至乎濟西蓋過我而躡之也戎之於魯隱之所與會桓之所與盟者也過我而躡之蓋出不意以倖其功掩不虞以乗其利以莊公為諼矣然則及之乎不及也何以不言

不及躡之則不責其及也

秋有蜮

記異也蜮與蜚皆害人之物蜮蜚中國所無也鸜鵒魯所無也以所無則有為異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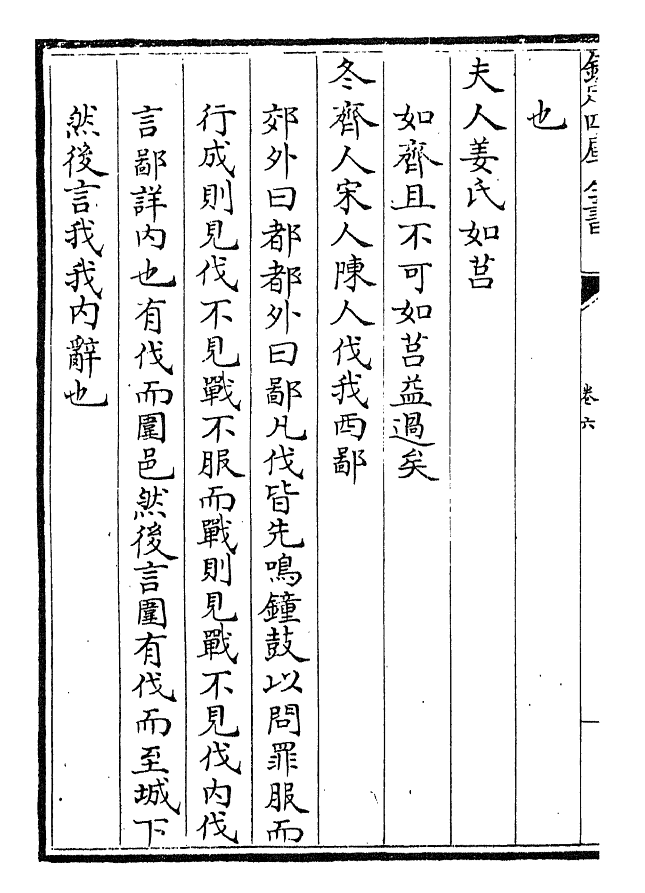
冬十月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

公子結吾大夫之三命者也陳人陳侯也何以言人

婦非陳侯之所得名曰人云爾別外之辭也古者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媵之必以大夫送焉謂之媵臣凡媵不書此何以書將以見其遂也魯以女媵陳人之婦而結之齊與宋將有不可於魯而遇諸鄄結因與之盟而和焉故言遂善之也葉子曰吾何以知結之遂為善歟春秋言遂二有君遂有臣遂君者命之所從出無所往而不可遂故諸侯而言遂繼事之辭也大夫受命於君有不可得而遂故大夫之言遂生事

之辭也大夫言生事則有可得而遂者有不可得而遂者在國中則不可遂所謂大夫無遂事也在國外則可遂所謂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則專之者也而春秋之辭一施之以為各於其事觀焉則審矣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台在國內鄆在國外可以救台而遂入鄆乎盟者所以謀不協也而非大夫之事然大夫與國同體君不在焉而事有不可者不為之所則亦不忠而已矣吾是以知君子之與結



也

夫人姜氏如莒

如齊且不可如莒益過矣

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

郊外曰都都外曰鄙凡伐皆先鳴鐘鼓以問罪服而行成則見伐不見戰不服而戰則見戰不見伐內伐言鄙詳內也有伐而圍邑然後言圍有伐而至城下然後言我我內辭也

二十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夏齊大災

大災災而大也有大荒有大札有大烖大荒饑也大札疾也大烖水火之變也凡內災必目其所宋陳災不目其所畧之也齊大災然後書齊災不書以大故書也曰宮室廄庫廛市皆盡焉爾古者國有大烖類宗廟社稷以是故重之也

秋七月冬齊人伐戎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秋七月

戊戌夫人姜氏薨

莊公之母也

冬十有二月葬鄭厲公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肆大眚

夫眚者何大罪也肆者何縱也大罪則何以謂之大眚過也古者謂視不明為眚過而雖大君子宥焉何以書以文姜也有眚有大眚諸侯不得專殺則亦不得專生肆眚諸侯之事也肆大眚天子之事也魯得

肆大眚雖周公之賜文姜之罪天子不討而得葬故莊公因推以及其國人非所肆而肆也惟辟作福惟辟作威臣有作福作威害于而家凶于而國莊公葢作福者也其亦無以保其國矣葉子曰吾何以知肆大眚為天子之事歟周人告其臣曰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有大眚而肆之可也然馭福以生馭過以誅葢王之八柄豈諸侯而得為乎莊公之意若曰吾固得肆大眚矣夫人

之罪當討而不得葬今天子既宥而不討使得稱小君而終為夫人吾國人而有大罪吾如之何而殺之必有非大眚而肆者矣非大眚而肆雖天子且不可而況於魯乎大眚而得其節皆常事不書特一見吾是以知其非所肆而肆者也

癸丑葬我小君文姜

文謚也謂諸侯之妻君稱之曰夫人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

葬公曰我君葬夫人曰我小君猒也故以稱諸異邦之辭言之

陳人殺其公子御寇

御寇陳諸公子也何以不稱大夫非大夫也非大夫則何以書殺公子之重視大夫親親之道也凡以國殺而名者有罪而累其君也其不名則無罪也以人殺而名者有罪而干其衆也其不名則無罪也御寇曷為以人殺陳人殺御寇而其黨公子完顓孫奔齊

御寇宜有得罪於陳人者也其事則史失之矣葉子曰古者刑不上大夫公族有罪不以干有司以為大夫者吾任之所與共政者也公族者吾親之所與共恩者也不幸而有罪則大司寇議其辟不得已而麗於法則甸師致其刑然而公族獄成而讞於公猶曰宥之三三宥不對走出又使人追之曰必赦之有司以為無及則哭於異姓之廟素服不舉而私喪之如是猶有慢賢而賊親者故葵丘之會齊小白猶曰毋

專殺大夫天下無道政在大夫君子終不以一時之弊害萬世之法是以大夫强而君殺之由三桓始雖謂之義終不通乎春秋蓋以為大夫之有罪無罪吾固有以為之辭矣則其不可殺槩書之曰殺其世子殺其弟殺其公子殺其大夫所以正君臣之義而厚骨肉之恩也

夏五月

四時無事書首月以見時有事則於其月見之五月

首時而下無事蓋闕文也

秋七月丙申及齊高傒盟于防

高傒齊大夫之三命者也及者公也何以不言公禮卿不會公侯也葉子曰名分不可不正也古者諸侯之命諸臣之爵莫不皆有別焉大國之君九命公也次國之君七命侯伯也其卿則不過三命小國之君五命子男也其卿則不過再命先王之意以為諸侯之邦交有不得不用其臣者既使之敵則臣無敵君

之義不使之敵則無以致其睦鄰之道故為之節以大國三命之卿而當小國五命之君此禮之所不得已也至公侯伯則尊矣必君而後可敵焉晉荀庚衛孫良夫尋盟魯臧宣叔以為次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中虛大國上卿而不言蓋不以當諸侯之臣而晉執叔孫婼與邾大夫卒婼辭以為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即命其介尚行先王之制也而齊以高傒晉以陽處父盟公可乎是以皆沒公而不見此春秋所以正

名分也

冬公如齊納幣

納幣不書此何以書不正以其喪娶也文姜之喪始練而公圖婚非禮也納幣大夫之事而公親之又過也何以不於始焉譏之納幣納徵也婚禮納采以問其族問名以詢其氏氏姓得而告於禰廟曰吉而後納幣以為之徵則成禮矣納采問名猶未定成則不可易也

二十有三年春公至自齊祭叔來聘

祭叔王之下大夫也祭叔則何以來聘以其臣來也何以不言使內大夫不外交聘非祭叔之所得為也祭伯來朝自朝也不與其朝故不言朝祭叔來聘使臣也不與其聘故不言使葉子曰吾何以知祭叔之得有臣歟古者王之卿士六命而後賜官始得自置其臣以治其家邑謂之具官大夫則不得具官而得臣其邑官事使攝焉是亦臣也是故大夫以具官為

非禮而管仲以官事不攝為非儉孔子嘗為魯司寇大夫而三命者也疾病子路使門人為臣子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為有臣吾誰欺欺天乎夫子路豈以必不可行之禮而加之孔子哉以為孔子嘗為大夫蓋得攝官以為臣而不知不在其位則門人不可臣也然則大夫之在位固有攝官而為臣者矣

夏公如齊觀社

社者何春蒐田之祭也古者天子祀上帝諸侯會之

受命焉諸侯祀先公卿大夫佐之受事焉未聞諸侯
而會祭也蓋曰觀焉則非以為祭者也故曰齊棄太
公之法而觀民於社君為是舉而往觀之非禮也曹
劌固知之矣

公至自齊荆人來聘

公及齊侯遇于穀蕭叔朝公

蕭叔宋附庸之君也諸侯相朝非禮也即遇而朝又
非矣古者朝必以廟朝於王所可天子有方岳之朝

也朝於公不可諸侯無外朝也朝公而已矣不言來穀齊地也

秋丹桓宫楹

桓宫桓公之廟也丹楹非矣丹桓宫楹又非也天子之楹黝諸侯之楹堊大夫倉士黈

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于扈

離盟也小白已霸矣公復為離盟則非諸侯之政也

以圖婚於我而固其好焉爾故前高傒為防之盟而後公如齊納幣令齊侯為扈盟而後公如齊逆女見公之迫於齊而不敢不從也

二十有四年春王三月刻桓宮桷

丹楹過矣刻桷又甚也桷椽也禮天子之室斵其椽而礱之加密石焉諸侯礱而不加石大夫斵而不礱士斵其本葉子曰莊公之修桓宮非其節也以為崇之以致孝歟則公之即位二十有四年矣而今始修

也以為壞之而修歟則修非特楹與桷也然則何以
修以夫人將歸也古者天子七廟親廟四祧廟二與
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五親廟二祧廟一與太祖之廟
而五大夫及其皇考士及其王考其為禮雖有別而
宗廟之制則未之有間也商人戒肜日而曰典祀無
豐于昵昵近也夫祀且不可豐而況宗廟之飾乎莊
公因夫人而為之蓋有甚於徒致其豐者故言丹言
刻則非所以事其禰言桓宮則非所以事其祖莊公

之厚桓適以侈之而已武曰武宮煬曰煬宮遠也故以謚舉之宜曰新宮近也謚之則疏也桓以禰而得祖稱豈其厚之乃所以疏之歟故曰斥言桓宮以惡莊也穀梁其知之矣

葉氏春秋傳卷六